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二

雍正十二年四月

上諭十道

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叅奏副都統阿克山觀音保將江寧荊州滿兵馬匹毫不經心三令五申皆置不理核其倒斃走失之數竟至十之八九請革職分賠等

語朕因觀音保前年領兵赴陝道經豫省縱兵踐踏田
禾自陝赴肅違例多支料豆出口之後不能約束兵丁
致令迷失無踪今又將各項馬騾任其倒斃走失於大
將軍指示並不遵奉明係有心怠玩故意違誤是以特
降諭旨令將觀音保即于軍營正法正由觀音保所犯
情罪非止一端原不僅爲馬匹故於阿克山治罪之處
畧有區別且以緊要軍需馬匹而觀音保任其倒斃走
失如此之多正可殺一人而使人人知法之不可犯則

所全實多也今查郎阿等不達朕意奏稱阿克山觀音保所屬官兵久居南方初來塞外不知牧馬之法而阿克山觀音保不能管教致令倒傷較之畏葸退縮偷竊抵換者微有差別可否格外施恩將觀音保阿克山暫停正法俱在軍營通衢枷號俾將弁觸目警心臣等將嗣後不小心經理致多倒斃必行正法之條另行申明遍爲曉諭之後然後遵行等語查郎阿等既如此陳奏著照所請將觀音保暫停正法同阿克山一併在軍營

加號秋後處決將此諭旨曉諭闔營將弁兵丁等知之
嗣後如有似此玩誤軍務不實心經理者定行正法決
不輕貸

又奉

上諭聞四川重慶地方向有成都府屬威茂等處蠻民每
於冬初來此傭工至春暖始歸歲以爲常近年有姦蠻
等自號大小頭目前來重慶對岸搭房居住攜帶婦女
爲娼流棍姦匪亦皆混迹其中朕思此等姦蠻甚有關

於地方風俗自應嚴查驅逐免致滋事但威茂等處蠻民多藉傭工度日若因此概行禁止不令出境恐失其生理又非情法之平著傳諭該撫鄂昌轉飭地方官實力稽查除實係傭工力作之人仍聽其來往居住外若攜帶不良蠻婦有關地方風化者即行逐回交該管官約束不許出境將流棍等一併懲治

初十日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於滿漢人材廣開登進之途冀收得人

之效是以雍正元年定有滿洲亦准考試武場之例今已行之十年未曾見有宜用綠旗之材況滿洲弓馬技勇遠勝於漢人將來行之日久必至科場前列悉爲滿洲之所占而滿洲文藝不及漢人又恐考試內場時不免有傳遞代作等弊於作養人材之道未有裨益著行停止

十二日奉

上諭向來定例宗室犯枷責罪者俱准折贖覺羅犯枷責

罪照平人例完結朕思覺羅亦係宗室悉照平人例處分則宗室覺羅迥然各異而與平人似無辨別至宗室犯枷責罪者如概令折贖伊等亦不知儆懼嗣後宗室覺羅若犯枷責之罪應酌其罪犯輕重即在宗人府或拘禁或鎖禁分別年限期滿釋放以抵其罪庶覺羅處分與平人有別而宗室亦知儆戒其如何酌量罪犯輕重分定年限之處著宗人府會同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據湖廣鎮筭鎮總兵官楊凱奏稱鳳凰營舒家塘地方民人張元興之媳林氏迷失路徑誤入馬頸潭苗寨該苗龍有等不敢容留即報明汛弁傳信招認又令伊妻伴宿是苗人不但知法並且知禮臣隨賞以花紅銀牌鹽布等物其女子林氏已飭張元興領回寧家理合據實奏聞等語苗民年來遵奉法紀各安生業已屬可嘉今有民間女子迷失路徑誤入苗寨而該苗龍有等不敢容留即報明汛弁傳信招認又令伊妻伴宿措置

合理尤爲罕覩據總兵楊凱奏稱已經賞給花紅等物朕念蠢爾苗民有此善舉足徵苗俗之奉公嚮化應加格外之恩以示嘉獎著該督撫傳旨宣諭再加賞賚俾衆苗相率爲善同受國恩

十三日吏部奏各省薦舉人員有與例不符者應不
准卓異奉

上諭何鳴謙等十一員該督撫既已給咨來京著一併帶領引見請旨各省卓異人員俱有現任地方之責每當

大計之年理應先行具本候旨敕交部院查議其與例相符應准卓異者奏聞令其進京引見其與例不符不准卓異者候朕酌量應令引見與否再降諭旨如此則地方事務不致廢弛而與例不符之員亦不徒費往返甚屬有益嗣後將此永著爲例

十四日奉

上諭番役錢糧著照內府番役之例每月頭目給銀四兩管下番役給銀三兩朕既施恩添賞番役錢糧且孳獲

事件復有恩賞嗣後倘仍有訛詐勒索妄爲等事察出
定行正法可傳諭番役等知之

又奉

上諭據直隸河道總督顧琮等奏稱永定一河渾流洶湧
全賴下口深通庶上流得以暢注入淀乃淘河以南漸
積填淤河流梗塞正議挑濬疏通以資宣洩仰蒙

天賜引河自然開刷二十餘里之程畚鍤不勞民力四千餘
丈之遠疏排悉出天工顯著嘉祥萬民歡忭等語朕因

畿輔河渠關係重大時時軫念莫釋於懷今於河臣籌議挑濬通疏之地仰蒙

天賜引河自然開刷不勞民力順軌通流

河神福佑羣生功用顯著應虔誠展祀以答靈貺其應行典禮該部察例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各省府廳州縣有司俱有地方民社刑名錢穀之責不應無故赴省謁見上司擅離職守是以律例定有處

分朕復屢加訓飭通行嚴禁但聞近年以來此習尚未盡除良由庸陋之屬員以奔競趨承爲務往往借稱公事逗留省會冀博上憲之歡心而無識之督撫亦或習而不察不知有司已蹈曠官之咎矣地方事務有應調取屬員赴省辦理者該督撫自有酌量至若本官任內之事其必應面見督撫口稟者本不常有其他尋常事件或用文書或寫稟帖皆可通達事情候批指示何必遠離職守僕僕道途以致公事廢弛詞訟淹滯至於賀

節祝壽等事尤屬有損無益之虛文若該督撫以此相尚俾屬員等爭先恐後則其人之識見可知又何能勝督撫之任耶大約屬員之趨承全視上官之意指若果平時訓導明切惡諂諛而戒夤緣則奔競依附之風不禁而自息著將此再行曉諭儻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將屬官上司一併嚴加議處

二十八日奉

上諭五城司坊等官各有管轄之地越界等人固不免滋

擾然路遇鬪毆酗酒拐騙嚇詐之徒若因地非管轄遂置而不問以致逃遁無踪亦非稽查整飭之道似應不論何地皆准其拘執移送該城司坊官聽詳該御史審訊發落至曖昧隱僻不法等事雖訪聞的確猶非刻不可緩則准其密詳該城御史查拏並密詳本城御史存案如此庶無推諉亦不致攬越應如何定例飭行之處著九卿議奏

大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卷一百四十二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三

雍正十二年五月

上諭八道

初四日戶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奏登鎮餉銀請於就近州縣支領應如所請奉

上諭各省藩司乃錢糧之總匯兵餉悉從藩司支領始易稽查若圖一時近便在州縣關支將來必滋弊端從前

所降諭旨甚明此本內登鎮兵餉議在就近州縣支領其如何辦理錯誤及他省有無似此支領之處著大學士等詳查具奏

十二日吏部議覆江南寧國府知府張勤望徇庇屬員應降調奉

上諭張勤望身為知府徇庇所屬劣員已屬不職且聞伊父張懋誠就養在署性情暴戾舉動乖張任用私人挾制伊子干預公事不恤聲名江南督撫等皆知之本應

將伊父子並加嚴處以示儆懲但念大學士張鵬翮在日宣力多年今子孫寥落現為職官者只有張勤望一人不忍令其廢棄特加格外之恩照部議所降之級從寬留任張懋誠著來京候旨張勤望嗣後居官既無掣肘之處若不知感戴朕恩努力奮發勉為良吏稍有怠忽曠誤著該督撫即行糾叅朕必嚴加處分

十七日奉

上諭向來八旗官員遇有吉凶之事競尚繁華恣意糜費

以致兵民效尤固知撙節重有累於生計朕屢加訓諭
並令九卿等按其品級分別等次酌定規條頒行已久
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各循職分謹守章程以為
仰事俯育之道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
多鬪靡相尚者不知聖人教人以生養死葬合禮為孝
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朕之教人亦
即此意如曰父母之葬祭必以耗財為孝獨不思蕩廢
家產以致不能顧恤品行辱及先人其不孝也更為何

如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資為慈獨不思無所貽謀以致不能養育子孫饑寒困苦其不慈也更為何如况越禮踰分之事但覺可恥更有何榮朕之提撕警覺已至再至三而庸愚之人尚未醒悟今特再行宣諭該都統等務須諄切化導並不時稽查俾八旗人等遵照所頒定例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負朕崇儉黜奢維風訓俗之至意儻視為具文仍踵故習經朕訪聞必將該都統等一併議處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乍浦副都統傅森奏稱訓練兵丁各種技藝俱已
嫻熟且步行一日可至百餘里等語此皆傅森實心辦
事身不憚勞善於指教管束之所致也况問及乍浦來
人俱各感戴傅森處處體訪亦俱謂官兵內無一苦累
怨望之人甚屬可嘉誠可謂各省將軍大臣內之超卓
勝任者矣其餘將軍大臣身膺厚祿惟知隨衆供職自
圖榮寵安逸未有竭盡血誠如此實心教訓成就兵丁

者果能如是體行何患兵不精練而事不整頓乎著將
傅森奏摺抄發各省將軍大臣等令伊等閱看各捫胸
自問或伊等內有似此奮勉之人朕未得知亦未可定
二十五日奉

上諭向例恭逢

列祖忌辰在京則由禮部等衙門在外則由督撫提鎮及各
府州縣懸牌出示曉諭官弁兵民人等一體凜遵齋戒
朕思懸牌出示將

列祖廟號直書於上其懸示之地未必悉能潔淨而出入往來行人雜遝坐卧喧譁均非敬謹恪恭之意嗣後應如何通行曉諭使衆共知而又不至於褻慢著該部悉心妥議定例奏聞

二十七日戶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題奏錢糧未完之生監應照例議草奉

上諭雍正七年山東紳衿等拖欠錢糧例應斥革朕念東省歉收特寬三年之限此本內雍正九年東省未完錢

糧之紳衿部議照例斥革朕查雍正九年東省亦係歉
收之歲與平時抗玩者有間著照從前恩旨亦准寬期
三年令其完納儻再有逾限不完之頑戶則照例處分
無可寬貸

又奉

上諭福建武平縣民藍厚正打傷胞兄藍元正身死一案
據稱藍元正倚恃兄長欲佔藍厚正名下所分之田厚
正與之理論元正持棍毆打厚正走避元正復行趕毆

厚正奪棍回抵致傷元正頂心殞命厚正之母戴氏年逾七十僅生元正厚正兩子元正雖生一男年方七歲脚患廢疾應否將厚正免死留養之處請旨定奪等語朕因近日刑部法司辦理刑名案件輕重失倫者甚多而交與九卿會議之案又多以姑息為寬大潦草議覆而不察其情理之當否因將此本發與九卿詳悉閱看令其各抒己見於朕前面奏以觀其識見便於教導今日戶部尚書慶復等十七人奏稱弟毆胞兄致死法無

可貸禮部尚書三泰刑部尚書福敏張照侍郎王國棟等十二人奏稱元正毆打厚正厚正走避元正趕毆厚正奪棍回抵出於一時情急戴氏年老一孫幼穉厚正之罪可以從寬等語朕思人心風俗之根本莫重於倫常夫以田土細事而毆胞兄致死實屬人倫之變若因母老而曲從寬宥則凡凶惡之人父母年高兄弟單少者皆得肆行無忌並可置倫常於不問矣有是理乎况元正趕毆之時厚正已奪棍在手可免乃兄之撻擊矣

而乃持棍忿毆一擊而殞乃兄之命尚得謂之一時情
急出於不得已乎此等兇暴之徒枉法容留適足以為
人心風俗之害尚望其孝養伊母撫乃兄之幼子俾其
成立耶福敏張照王國棟乃專掌刑名之大臣而識見
卑庸糊塗姑息至於如此不可不加做懲著交部嚴察
議奏監厚正照律即行處斬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署宣化總兵官補熙奏稱鎮標右營馬兵閔兆龍

於本月二十二日在朝元觀門西拾得白布稍連內有
白銀五兩大制錢二百二十文比即告知街坊訪問失
物之人隨有張家口民人楊友尋至該處所報銀兩數
目錠件俱屬相符閔兆龍當官給還堅不受謝臣已賞
給花紅面加獎勵理合奏聞等語數年以來直省地方
屢有拾金不昧之事朕以草野愚民知崇廉讓實風俗
轉移之機深用慰悅今邊地營兵閔兆龍輕利重義不
取遺金甚屬可嘉著補熙傳旨再加賞賚可否以千把

拔補著補熙酌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四

雍正十二年六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忠尚宣撫司田光祖等十五
土司齊集省城公懇歸流緣土民見永順保靖桑植諸
處改土以來撫綏安輯所以望風歸嚮願入版圖等語

楚省各土司如永順保靖桑植諸處前經改入內地安輯撫綏各得其所而容美一司又現議改隸今忠崗等十五土司復望風歸嚮願入版圖同向該督衙門懇切呈請朕俯念輿情准其一併改設其設官定制移營安汛并一切善後事宜著總督邁柱詳畫妥酌定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近來外省不應題補之缺督撫提臣等悉遞行題補者較前過多在部候缺之人未免銓補壅滯嗣後若實

因地方緊要務需熟諳風土之員不得不題補者著於本內聲明亦只可將現任簡僻地方之員調補如此則所遺之缺仍歸部選內外銓用方各得其平

初十日奉

上諭從前拏獲賭具議叙從優者原為力禁地方賭風起見倘該員等但察究數案為倖叨議叙之舉其餘仍息於稽查是徒邀國家之恩而於地方毫無裨益嗣後所屬地方有賭博之事失於覺察除照例議處外將從前

議叙之加級紀錄俱照案銷去永著為例

十七日戶部議覆甘省紳衿未完錢糧應將順慶府知府潘祥等斥革仍照數催徵完報奉

上諭潘祥著照議革職其餘拖欠錢糧之紳衿等理應俱照例斥革朕念年來西陲用兵甘省紳衿士庶等俱有急公効力之處著格外加恩寬期三年令其完納倘再有逾限不完者即照部議黜革著該督撫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五日刑部議覆正黃旗滿洲叅草佐領那星阿
致死家人一案奉

上諭那星阿並非查弼納親生之子前被家人控告劣蹟
經步軍統領叅奏請交刑部治罪朕以憫念查弼納陣
亡之故特恩寬宥復面加訓飭冀其改過自新豈料克
暴性成不遵朕旨仍將夏有仁毒打斃命且伊將查弼
納身後之事種種措置不堪其不孝之罪衆所共知著
交該旗永遠枷號其所有財產人口悉交與查弼納親生

之子收管不許絲毫存留此因伊違背朕訓玷辱家聲
特行治罪以懲敗類與尋常打死家人者迥然不同並
將此宣諭衆人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總督尹繼善等奏稱黔省遵義府除遵義仁懷兩
大稅之外又有遵義縣小板場等一十四山場綏陽縣
永興山場桐梓縣新街山場共小稅銀四百十九兩零
到場之物皆係遵義仁懷兩大稅處已經徵稅者查黔

省原有各山場小稅久經豁免遵義因向隸川省是以仍循舊規今既改隸黔省應請一例邀免等語遵義等縣山場小稅既於遵義仁懷兩大稅處已經徵收若分販小場又復抽取未免重複催頭衙役更得藉端需索均有未便著照黔省通例一併加恩豁免該部即遵諭行

又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議覆貴州布政使常安條奏苗疆文武各官處分定例奉

上諭新定苗地全賴撫綏撫綏之方先除擾累尹繼善等
雖已令該管文武互相稽察如有縱容兵役滋擾者即
行嚴叅治罪但未定嚴例仍恐視為具文且或係故縱
或係徇隱或係失察其滋擾之由不一而啟釁之害則
同若不倍治文武官弁之罪何能徧查兵役使之奉公
守法著交部詳悉定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五

雍正十二年七月

上諭五道

初四日四川總督黃廷桂奏署大寧縣知縣李梁園
試用一年請准實授奉

上諭凡命往各省人員多係不應即選之人因該督撫等
奏請差委需員是以命往此等人員該督撫等自應先

行差委試看果有勞績再令署印署印果優然後題補
或該省懸缺需人一到即行委署更當留心訪察必實
有政績可嘉方行題請實授如此則命往人員無苟且
僥倖之心益奮勉於職守今黃廷桂奏請署大寧縣知
縣李梁園實授一案據稱該員試用已滿一年居官謹
飭堪以實授等語是伊錯會一年期滿之旨不論効力
之多寡才具之短長但以一年為期便行題請則庸才
皆可計日以待實授豈鼓勵官方之道乎况該督出具

李梁園考語只有居官謹飭四字則其才具中平又無
差委効力之處可知此奏甚屬徇情錯誤李梁園實授
之處不准行嗣後各省命往人員題請實授者著該督
撫將差委効力及署印實在政績一一敘入本中具奏
如果係卓越之才即不滿年限亦可聲明題請該部可
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從前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派往北路出征之兵

丁在外已經數年應另派兵丁前往更換著四省督撫提督每省選派精銳兵一千名所有一應衣裝等項令各該省於存公銀兩內動支應用務須豫備齊全候諭旨到日即行起程

十八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請將江陵縣知縣周琪調補巴東縣蘄水縣知縣汪欽調補江陵縣該部查得周琪任內有叅罰各案而承追未完之件尤多從前州縣有司

陋習每遇承追衆多之任則夤緣上司題請陞調他處以避本任之叅罰今周珙調補情節未必似此但恐行之日久州縣官員將謂承追之件無關考成視同膜外非所以懲貪重帑之道也且該督既稱周珙歷練老成竭力辦公何以尚有種種承追未清之案惟是苗疆要地一時無合例之員著照所請將周珙汪欽准其調補嗣後督撫等倘有以承追未完之員題請陞調者朕不概准若係卓越之才可於本內聲明具奏將此通諭各

省督撫知之

二十日奉

上諭西北兩路用兵已經數年將士効力戎行久在邊外朕心深為不忍再四思維或應乘此兵力全備直進賊境俾軍務早完以息將士或應遣使往彼諭以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領兵將軍來京與辦理軍機之大臣悉心計議伊等意見亦不畫一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應博採衆論詳慎籌畫著王公滿漢文武

大臣公會議各抒己見據實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準噶爾一部落習尚貪殘世濟其惡策妄阿喇布坦老姦巨猾狡獪非常當其跳梁之時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審觀形勢洞悉機宜曾密諭曰彼地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衆受困是以

皇考經理八九年惟令兩路將軍陳師於邊境以待之即富寧安傅爾丹之屢次襲擊者亦欲誘之使來便於邀擊

而賊究不至富寧安等亦未多獲而歸此當日之情形也及朕即位之初籌畫邊事敬佩

皇考之明訓確知策妄阿喇布坦之姦頑持重不肯妄行又因將弁兵丁等久役於外勤勞可念於是將兩路兵馬撤回暫令休息其間因清畫疆界一事彼此遣人講論往還數次朕則開誠布公彼則支吾巧詐朕仍隱忍姑容之未幾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子噶爾丹策凌繼其部落朕知伊少年狂肆乖張異於其父必有侵擾衆蒙

古之舉不得不預為防範且其人孟浪無知輕躁任性若激之使忿誘之使來俾賊衆冒昧而前我師就近擒勦可懲兇除暴使邊塞永享安靜之福是以復於兩路邊界駐劄大兵以張聲勢命理藩院與彼文書中多責以難從之事無非欲為誘敵之計使其自投羅網也至於命將一事因岳鍾琪久在西陲深悉用兵之道問之於伊亦踴躍從事是以命為西路大將軍傅爾丹雖用為北路大將軍朕恐其才具不能勝茲重任爰允廷臣

之推舉繼遣查弼納為副將軍命往軍前伊陞辭之時
朕諄諄詳諭應準備完密度勢審機務為萬全必勝之
策實冀專閫之大臣戮力同心不負朕之簡用也乃噶
爾丹策凌輕舉妄動果不出朕之所料於雍正八年冬
月發兵侵犯西路此正合朕之初心我師擊賊之機會
也而岳鍾琪來京陛見請將大將軍印務交與紀成斌
署理前此岳鍾琪身在軍營一切軍務全無布置竟將
駝馬牲畜十數萬置於賊人來路之旁供其掠取而紀

成斌庸懦不堪於賊人來犯之時畏縮驚惶一籌莫展以致賊人得志而去次年即以全力向我北路是時北路領兵大臣與喀爾喀皆懷賊人斷不敢來犯北路之心一切軍需竟未預備齊全傅爾丹查弼納等復誤聽俘虜欺誑之言並不奏聞請旨一面領兵輕進一面奏報彼時朕即向廷臣言之賊人恐有詭詐我師此進甚不妥協未幾奏至我師果致敗績查弼納以血氣之勇負朕委任之恩若非臨陣捐軀亦難逃於國法雍正十

年正月賊人只以七千之衆來犯西路深入哈密塔爾納沁地方此乃易於大創之機會而岳鍾琪身坐軍營調度乖舛俾既入網羅之獸又得從容逸去此西路軍營人人切齒痛恨者於是賊志愈驕料西路彼時不能行動於雍正十年秋月傾其醜類以向北路越過察漢叟爾軍營直至額爾得尼昭地方副將軍額駙策凌等領兵追至奮勇擊殺殲其精銳將及萬人餘賊喪膽偷生乘夜逃遁朕於查克拜答里克一帶預設重兵一萬

四千餘以遏其歸路似此殘敗之賊誠如釜底遊魂况只相隔百餘里此地將軍但遣官兵堵截擒擊便可使之一騎不返而準噶爾之事可以易於完結乃馬爾賽等坐守空城一旅不發賊至不擊賊去不追俾餘孽猶存邊氛未能即熄馬爾賽之罪誠擢髮難數也總之朕之籌畫於事先者雖未有爽而臣工之失機於臨事者不一而足亦皆朕無能不明之咎以上情由皆辦理軍機大臣及兩路領兵之大臣所共知共見者今賊人自

額爾得尼昭大創之後畏我兵威守伊故智且將遊牧之地遷徙遠去以避我師目下不敢復以大衆近我邊界者歷然可知看此情形兩路軍務一時難以告竣而將士等出征在外已歷數年朕心時深軫念再四思維或應乘賊窮乏之際我兵齊備之時直進賊境或應遣使往彼曉諭利害以醒愚頑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領兵將軍來京與辦理軍機之大臣悉心計議據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西路署大將軍查郎阿奏稱兩路兵

丁合計十萬有餘跟役將近十萬以二十萬之衆加以壯健之馬駝充足之糧餉若直入賊境無往不克况北路大兵已在科卜多地方進取亦屬近便等語朕以軍務關係重大復令在朝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同集議今覽所奏意見亦不畫一據兩路將軍皆言兵力有餘士氣奮勇而從賊境脫回之人及彼地投順我朝之人俱言賊勢窮蹙人心離散似此則遣兵進討未嘗不可但

皇考當年聖意與朕本心俱不欲勞師遠涉而駐兵防守邊界又未免時日耽延將士久勞朕心不忍朕意且遣使臣前往準噶爾面見噶爾丹策凌曉以利害諭以寬大之恩旨開其迷悟從此畫清疆界彼此不得踰越著北路大將軍平郡王將進駐科卜多之大兵仍撤回察漢叟爾以釋賊人疑懼之心若噶爾丹策凌聞朕諭旨啟其悔心之萌一一遵行則兩路大兵俱可徐徐議撤儻仍執迷不悟怙惡不悛俟使臣回京之日另作計議為

當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六至
五十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李綬

編修_臣 裘謙覆勛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 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_臣 郭祚熾

謄錄監生_臣 劉紳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六

雍正十二年八月

上諭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陝西領運民人急公敬事辦理軍糧妥協可嘉著巡撫史貽直碩色查明交米多寡之數酌仿從前之例分別賞賚務令均霑實惠

初七日奉

上諭朕聞湖南五寨司文武生童向令麻陽縣訓導無攝
今改流多年應試生童日衆應添設訓導一員專司訓
迪又聞永順生童讀書應試者亦多即六里亦有就學
子弟似應酌設學校教職以隆作養以上二事是否應
行著總督邁柱巡撫鍾保詳察地方情形酌量定議具
奏

十二日奉

上諭頃將軍那蘇圖奏稱向例黑龍江兵丁奉委前往盛京支領錢糧及解送京師物件等差俱係已力備辦行走再修理倉房牆垣應需蘆葦茅草等物由船廠將船運送並載糧所需車輛亦俱取給於兵丁解送胡倫貝爾等處地方口糧亦分交兵丁碾辦等語此等差使俱令兵丁已力備辦行走於伊等生計未便甚屬可憫嗣後如遇官差派遣兵丁著計日賞給行糧其修理倉房牆垣等項亦宜動用公項錢糧即在本地方牛馬稅銀並

官房租銀內支給年底報部銷算

十五日奉

上諭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朕自臨御以來每遇水旱災祲即恐懼儆畏思政事之闕失虔加省改不肯諉其過於臣民惟是

上天之降災往往畫地分疆廣狹不一有隣省俱獲豐登而一省獨遭荒歉者亦有通省皆收而一府一縣或一鄉一里獨罹災沴者此豈

天心有所厚薄於其間哉或由彼地之文武官弁政令乖舛或由本鄉之人庶風俗澆漓其招致之由必非無故不可不敬凜

天威上下各自省畏也即如雍正六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甚覺亢旱是年冬月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此必地方文武大員不爰或無知愚民有干和氣之所致今年六月間又聞宣

化地方苦旱七月杪又有被冰雹之處其大有如拳如鷄子者田禾多被損傷朕思冰雹雖北方所時有而宣府鄉村被災獨甚為近來所罕見可見

上天垂象屢屢示儆於宣化者顯然若彼地官民或視為氣數之適然而不知恐懼戰慄思過省愆是不知敬

天畏

天而為無忌憚之小人矣其何以感召

天和享百室盈寧之慶乎着該部將朕此旨通行宣諭宣屬

文武官員兵民着人人各自省疚共戴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以迓將來時和年豐之福

十六日奉

上諭湖廣土司改土歸流一案乃總督邁柱委令按察使王柔辦理者其建立府縣營汛添設官弁兵丁及一切善後事宜關係甚為緊要王柔踏勘計議之後應就近具詳督臣候督臣悉心籌畫酌其可行不可行妥議具題請旨不但事無歧誤即上司下屬之體統亦當如是

也乃王柔屢次具摺直達朕前其中建置各條未經督
臣等公同詳議豈可遽以為準且地方此等重大事件
亦無據臬司一摺而即批發施行之理揣王柔之意必
料督臣已有定議特欲借此一奏將來諸事竣後可引
為已功以誇耀於衆識見甚屬卑鄙且數年以來王柔
條奏苗疆事件甚多其中不可行者十居八九孟浪粗
疎有忝方面之任着嚴行申飭並將所奏各摺悉行發

還

二十九日兵部將馬蘭鎮總兵官石文焯保題鎮標
千總郭世勳等帶領引

見奉

上諭凡武職官員原在人材之精健豈拘漢仗之大小從來拔補武員之陋習但擇漢仗魁梧者即行保送是不論人之材技矣朕曾屢次訓誡近觀石文焯保送之人仍蹈故轍著行文飭知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七

雍正十二年九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前降旨凡軍前發回之官弁兵丁內有曾著勞績及受傷殘廢之人若俱行草退情實可憫著該管大臣詳查官則賞給半俸兵則賞食半餉所降諭旨甚明近

聞督撫中有錯會朕意者將軍前發回之兵丁一概給與半餉不思兵丁中有懶惰不肯出力之人稱病退縮希冀還家此等之人不過差勝於潛逃者若與出力受傷之人一體加恩則是賞罰不明何以分勤惰而昭激勸著將此曉諭派兵省分之督提等知之

初三日奉

上諭朕覽四川秋審本章該撫鄂昌所擬可矜之案甚多其中如吳相周張模苟老興王有臣何一正唐洪澤李

子瑞七案所犯情罪並無可矜之處而該撫強為開脫
或稱原非有意或稱無欲殺之心夫鬪毆傷人者律應
抵罪若有欲殺之心則為故殺非鬪毆矣據鄂昌強為
開脫之詞則鬪毆抵償之條可以不設有是理乎似此
婦寺之居心何能膺封疆之重寄至於按察使高維新
乃專司刑名之大員且在川已久數年以來之秋審皆
其所辦理而前後互異如此前則隨憲德而擬緩決後
又隨鄂昌而擬可矜胸無一定之衡有忝法司之職著

將鄂昌高維新一併交部嚴察議奏其所擬吳相周等
七案著九卿另行詳慎定擬具奏國家刑名最關緊要
而九卿秋審定擬尤為讞獄之大典各省撫臣所奏若
輕重不同九卿當悉心斟酌務期畫一以成協中之治
假使依樣葫蘆寬縱者任其寬縱嚴刻者任其嚴刻則
各省刑名委之督撫更無餘事又何用廷臣之集議乎
至於憲德昔為川撫今為司寇此本內昔年所定緩決
而今改可矜之數案若憲德自以昔年擬罪錯悞則此

時當自行檢舉若從前不錯而鄂昌悞改從輕則應於秋審時據理更定以期平允今伊尚隨聲附和顧前後之矛盾又何怪九卿之視為泛常潦草塞責耶嗣後秋審案件若其中有應改而不改及不應改而妄改者經朕察出或另派大臣檢出定將九卿從重議處若九卿及與議之官員等有意見不同者准兩議陳奏朕前請旨定奪即衆人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

初五日奉

上諭各省所定衝繁疲難等缺多未確當著各該督撫再行詳細查明據實具題如題定之後將來接任督撫仍有題請更改者將原草率辦理之督撫交部議處其苗疆烟瘴邊遠等缺亦著一體分晰確當具奏如有疎忽亦照此議處

又奉

上諭直隸營房墩臺當年李維鈞辦理甚不妥協以致易於傾圮今若遽令地方官全行脩築完固入冊交代恐

現任各員一時難以辦理未免受累著交與總督李衛酌看地方力量應分幾年次第修葺定議奏聞俟陸續告竣時報部仍交與地方官隨時修理入冊交代

十二日

上諭古州等處苗蠻人等朕為天下生民主撫御萬方凡有血氣皆吾赤子莫不望其遂生復性以同受朝廷之德化是以各省苗猺獠獠種類雖殊總無岐視數年以來漸次經理化其頑梗期為善良况爾古州等處苗人

尤非僻處窮邊者所可比其地介在黔粵兩省之中與內地民人土壤交錯乃從前惡習相沿罔知法度恃其險阻出沒無常擾害居民邀截行旅且即同類之中往往自相仇殺報復相尋以強凌弱以衆欺寡視劫奪為固然等人命於草芥此等殘忍之風朕實為憫惻是以於數年前命封疆大臣等經理化導其怙惡抗拒者不得不懲以兵威而草面草心者悉加意撫綏俾遊樂土今苗疆諸事就緒凡爾苗衆皆為服教嚮化之良民矣

不但朕民胞物與一視同仁之懷於焉大慰即爾苗衆亦當知去危苦而就安全離湯火而登衽席豈非爾古州等處從來未有之美俗應踴躍慶幸百倍尋常也如果自茲以往戕賊之念不萌頑梗之心不作安居樂業守法奉公樸者優游於耕鑿秀者沐浴於詩書爾等苗衆與土著之民一同上進且使爾子子孫孫服疇食德永永受國家教育之福豈不善歟今因苗疆奠定特遣大臣會同該省文武大員親歷古州等處宣朕諭旨並

加賞賚爾等苗衆其仰體朕心祇遵朕訓父教其子兄
勉其弟族黨親朋互相勸勵共敦善俗永息刁風以副
朕育正羣生之至意

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生童往往有因與地方有司爭競齟齬而相率
罷考者或經教官勸諭或同城武弁排解然後寢息其
事此風最為惡劣士為四民之首讀書明理尤當祇遵
法度恪守憲章化氣質之偏祛囂陵之習况國家之設

考試也原以優待士子與以上進之階凡爾生童不知感戴國恩鼓舞奮勉而乃以私心之憤借罷考為脇制官長之具何市井無賴至於此乎蓋因庸懦之督撫學臣希圖省事草草完結不加嚴懲以致相習成風士氣一驕士品日流於下關係匪淺嗣後如果該地方官有不公不法陵辱士子等情生童等自應赴該地方上司衙門控告秉公剖斷儻不行控告而邀約罷考者即將罷考之人停其考試若合邑合學俱罷考亦即全停考

試天下人材衆多何須此浮薄乖張之輩是乃伊等自
甘暴棄外於教育生成即擯棄亦何足憫惜如此定例
庶亦整飭士習之一端著該部妥議通行

二十一日

諭刑部爾等職司邦禁弼教明刑惟秉至公庶幾大小獄
訟歸於平允胸中不存一物但有一片公心猶恐人之
情偽難窮未必事事協於至是何得先存一從寬之見
或先存一從嚴之見橫據胸中以待事至是則纖塵著

眼泰山在前而不能覩豈能得其實情既不能得其實情何由歸於平允又况挾私徇情顛倒是非乎至於用刑不可視為習慣人情乍見則心怵目驚相習則安之若素朕在藩邸時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審理事件初見夾訊竟至戰慄悲涕迨經數次辦理之後便視為尋常益熟習薰染之為害也如此何況爾等日日習見豈能免於輕率務須保住此心雖經百遍常如初見之怵惕方可用刑更須將面前聽

訊之人之心詳細體量委曲追求則不特不敢輕易用刑且心誠求之何患情實之不得果能時時刻刻惟恐有一夫之冤事事不輕放過自然不生推諉之念怠玩之心不忍不勤不忍不慎矣夫事之情形不一如人之面目不同雖極相似之案件若細心推求必有不同之處非律例之所能該即使加倍增添律例亦斷不能全該未來案件之情形若非實心辦理秉公衡量其輕重之間豈能無失爾等如肯以至公之心求其平允則刑

貪戮暴正所以為集福之基如其偏嚴偏寬畸輕畸重
或且以婦寺之仁曲貸姦宄之命以為求福之道斯則
自求其禍有何福之可得朕於此理見之甚明爾等深
信力行自有效驗勉之慎之

又

諭刑部朕每閱獄讞至罪重惡極人犯雖情理可惡必平
心靜氣將致罪情由詳加審度苟有一線可生之路必
為之細細推出惟求其生而不得方置之於法不敢因

一時之見而失於嚴至情似可原者亦必推情度理必
其實有可原然後加以矜恤不敢任一時之見而失於
寬總之用刑期於公當斷不可先存一寬嚴之見於意
中也爾等刑憲大臣尤須詳體此意於讞獄時設身處
地詳慎推求以期允當一案有一案之委曲一犯有一
犯之情罪不可有意於寬亦不可有意於嚴大凡人之
處事始則矜持久而漸熟未必不輕忽任意朕平時每
於小事一一體認知心之安與不安總由於習之慣與

不慣耳爾等初任刑官之時視用刑無不生畏懼之心者久而習慣遂視為固然毫不介意其中保無錯悞若於用刑之時能常存初任刑憲之心庶刑獄得其平而天下無冤民矣

二十三日奉

上諭聞川省敘永廳與永寧縣同處一城從前廳隸四川縣屬貴州廳縣各設稅口嗣經兩省會勘將永寧縣改隸敘永廳管轄所有田地丁糧已照川省條例經徵惟

稅課一項仍是廳縣兩處俱收未免重複嗣後着將縣稅裁除只留廳稅其一切貨物俱照川省之例徵收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總理西安巡撫事史貽直等奏報陝省秋禾受旱水田仍可有收而旱田收成分數大減現今秋社前後乃秦民種麥之期必得甘雨應時始能播種是以農夫望雨甚切等語覽所奏情形若將來得雨沾足則明歲夏收自有可望但今歲秋收既歉則明年青黃不接之

時米糧或致騰貴兵民人等有應行接濟之處亦未可定不可不預為籌備查陝省與河南接壤雍正十一年春間撥運豫米十萬石自水次裝載直抵西安已有成效上年曾令河東總督王士俊於沿河州縣水次貯穀三十萬石並將上年豫省漕米截留易穀以備陝省之用是豫省備運陝省之米甚為充裕儻明年陝省有需用之處著史貽直等一函具奏一函即將需用米數行文王士俊料理照上年之例由水道運赴西安應用將

此併諭王士俊知之

二十六日大學士等以湖廣秋審冊內斬犯易孟臣
與服兄易向倫因灌田互毆易向倫越七日殞命一

案請

旨奉

上諭按律卑幼致死有服尊屬加重至擬斬立決所以厚
倫紀植綱常也但其中情罪有實在可原者法司限於
服制按律定擬朕詳慎原情於法司覆奏之後仍令九

卿議奏九卿反覆推研改為監候夫以立決之犯改為
監候於本律已為末減然斬絞仍屬死刑從來命案當
以致死不致死為斷若尊屬之死果由卑幼所致則按律
立決法無可寬若實未嘗致死尊屬則不當坐以致死
之罪出此入彼理無兩是今九卿之所以改為監候者
以尊屬之死不由該犯所致也尊屬既不由該犯毆傷
致死徒以一時抵觸適遇其數盡自斃而加以斬決重
辟於理似不甚協當此案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再行詳

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鹽政關係國計民生所當加意整理而兩淮鹽務之積弊更甚於他省此中外所共知者大約鹽法之行必以緝私為首務私靖則官引自銷轉輸便利裕課恤商皆本於此淮南江廣口岸寬濶如果私鹽杜絕何慮積引難銷惟是緝私一事地方督撫大吏非不遵奉辦理但以不闕切己之務有名無實聞今年江廣口岸

鹽壅價減急難銷售皆由鄰私充斥之所致蓋兩淮行鹽地方江西河南有浙私蘆私之侵越而湖廣之川私粵私為害更甚現今雖於各處私鹽隘口設立巡官巡役似為周密而地方文武官弁不肯實力奉行一任兵役人等網利營私如商船夾帶原應秉公盤查而往往視為利藪多方需索恣意搜求以塞巡查之責轉為平民之擾累至於大夥梟販則慮其拒捕或畏難故縱或受賄得錢其拿獲到案者該地方官弁又視非專責姑

息養姦以重作輕以多報少朦混草率不能據實審結以致立法雖嚴而鄰私之肆行如故在江南督臣亦不過責成所屬地方至咨會鄰省即未必有呼輒應此私販之所以難禁也年來朕留心訪聞甚確用是特頒此旨曉諭湖廣等省督撫等務矢公心視鄰省之事為己事嚴飭文武官弁同心協力使川粵浙蘆之私鹽不敢越界橫行則兩淮積壓之引易運易銷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儻既經曉諭之後仍有失於覺察者一經發覺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八

雍正十二年十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三日

諭刑部江蘇秋審冊內情實之曹坤致和等數案喬世臣
向在江蘇巡撫任內並擬緩決經九卿等改正甚是從
來姑息長奸為害於民生最大刑官斷獄失入失出皆

非平允若以毘法弛刑希圖種積陰德是喬世臣之擬
緩決則為寬厚九卿等之改情實即為苛刻矣誰無心
胸誰無子孫豈肯酷虐無辜上干天譴乎但國家立法
應生應死律有明條揆諸天道則縱惡濫刑均傷和氣
要在至公無私而已古云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督撫大僚受封疆之重寄其於該省地方官吏之黜
陟錢穀之度支固為要務至於刑名尤屬緊要無論斬
絞重犯不當纖毫草率即輕至徒杖必須詳慎在聽斷

者遇此等案件或以徒杖罪名非同重辟略加責問便圖完結不知受徒杖者離父母棄妻子跋涉遠道託跡異鄉甚至僵仆中途呻吟牀簀辛苦慘切申愬無由即或未致顛連而因被責辱無聊失業抱痛終身用刑者不可不慎也爾諸臣等並宜念之戒之

初五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甘肅等處地方辦理軍需民人等輓輸効力朕心深為軫念已屢加恩澤以示嘉獎前據督撫等

奏報今年春麥夏禾收成俱好朕心甚慰今聞秋間有
雨少之州縣如階州靖遠縣環縣數處收成不足民食
稍艱或他處有似此者亦未可定著劉於義許容確加
訪查所有歉收之處或應蠲免或應停征其乏食之民
如何撫恤一面定議奏聞一面即行料理若西安所屬
有秋田歉薄之州縣著史貽直碩色亦即確查奏聞照
此辦理

初七日

諭內閣及刑部朕思欲小民各得其所亦非必不可得之事如內外大小各官果皆知為臣不易之道實心實力教養斯民雖不能俗易風移亦可使之安居樂業若以小民犯法謂與己豪無干涉是視斯民之痛癢漠不關心矣夫州牧縣令不特民之父母亦民之師長也須刻刻提撕教誨不啻訓課蒙童與之講解自然漸漸明曉常有諄諄與此人言而旁聽者竟能領會故知教導之法貴優游漸浸非偶爾宣講上諭便可謂教民也即如

招冊內案件俱係為上者不能教養所致而不肖有司尚欲營私壞法納賄徇情朕不知伊等實具何等肺腸天下上智之人不教而善者不可多得下愚不移者亦少唯中材之人最多全賴有司善為訓迪見良善者扶持之兇暴者懲治之使百姓曉然於良善之不受禍而兇暴之不能保則誰不勉為良善之徒乎夫神明之道實是體物不遺古聖賢云無愧衾影蓋見得隨處有神明所以如此戒謹耳神明之道信以為有便有若以為

無便無信以為有而時時誠敬厥後必然受福若以為無而事事欺謾厥後必然蒙禍理有一定毫髮不爽也

又奉

上諭西路軍營發回兵丁內對敵受傷已經殘廢之楊秉義著給與半餉其曾經受傷起用之張自成等准於病愈之時收伍食糧仍註出兵一次至於並未受傷因病回家各兵丁等若概作出兵一次則開藉病退諉希冀還家之弊今伊等既情願起用許其頂補食糧不准作

曾經出兵之數再遇有拔補千把等缺凡係告病回籍病痊復用之人著該督提等將可用情由聲明另疏具奏送部引見請旨此旨通行八旗各省永遠遵行

初九日奉

上諭據御史張考奏稱各省同知通判知州知縣等要缺例應該督撫題補者從雍正九年至今尚有未經題補之缺未免懸缺太久署理之人未必實心効力事務廢弛如果不得其人亦應奏請簡補等語朕將該御史所

奏交與吏部詳查據奏數年以來各省同知通判知州知縣等官有未經題明委署亦未咨部者共十六缺又有曾經咨明委署未曾題補者共十五缺朕思各省要缺交與該督撫題補者蓋以緊要地方必得才能熟練人地相宜之員而就近揀選又不至曠延時日於公事有益今此數省之缺有一二年未經題補者有三四年未經題補者雖各處皆有委署之員然署理日久未分優劣亦不定以期限驗其考成彼將視地方之事如同

膜外殊非鼓舞激勸之道是加意於要缺而轉至於事務廢弛亦未可定如果該省不得其人則當奏請簡補不應任意遲緩况其間有題署咨署者亦有不題不咨自行委署者辦理亦不畫一著行文此數省督撫其有出缺至二三年未曾題補者著伊等將緣由明白回奏
十一日奉

上諭今年六月間江蘇地方雨水稍多州縣低窪之地有被水淹浸收成歉薄者朕心軫念且恐將來米價漸昂

不可不預為籌畫著將乙卯年江南起運漕糧截留二十萬石於被水成災之州縣各就近留一萬石或五六千石於被水不成災之州縣量留三四千石俟開春市價增長之時將此平糶其成災田地應徵新舊條銀若仍行徵輸小民不無竭蹶著緩至來年麥熟開徵再本年應納南漕等米亦准緩至明秋折納所有被災地方無力乏食之窮民據該督等奏稱已動公項酌賞但冬春之際此等民人覓食艱難應動支倉穀分別賑濟毋

令失所著該督撫悉心辦理並督率有司實力奉行務令均沾恩澤

十二日刑部奏中城營兵劉天忠犯罪擬絞查係獨子應否准其留養奉

上諭凡命案擬抵之犯奏請存留養親者朕常酌其情罪開恩准其留養此本內劉天忠用鞭打逐無名之人傷非致命若論常例未始不可從寬但此病人在車馬往來之地偃卧難起則其狼狽可憐之態即行路之人見

之亦應惻然動念設法安頓救濟劉天忠身為汎兵自
應照管或報知營弁乃不但無憐憫之心且用鞭桿連
打數處逐令他去未幾身死雖傷非致命而其存心殘
忍已甚不可不加懲儆劉天忠不准留養依擬應絞著
監候秋後處決

十六日奉

上諭向以浙江吏治營伍俱須整理而浙閩總督駐劄閩
省未免隔越是以特授李衛為浙江總督兼管巡撫事

務此係因時制宜一時變通之舉並未永著為例也今
浙江事務經李衛辦理以來已漸整頓而程元章又以
伊之才力難兼總督巡撫鹽政三重任恐致曠悞為辭
頃郝玉麟來京陛見朕看其才具精神足以貫注兩省
着仍照舊制命郝玉麟為浙閩總督程元章以總督銜
專管浙江巡撫並兩浙鹽政事務又從前降旨將廣西
一省暫隸雲貴總督管轄者因廣西與貴州接壤俱有
苗疆應辦事務若非該督總統節制恐文武官弁呼應

不靈今苗疆用兵事竣諸凡就緒而年來內外臣工多有奏稱廣西距雲南路遠廣東路近不若仍舊之為妥便者滇黔兩粵情形本是如此即朕之初念亦不過暫令雲貴總督管轄俟苗疆事竣仍可照舊非謂尹繼善不能兼管三省而前後互異也其應否仍隸廣東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向因倉場米石關係緊要在京十倉每倉或都統或

副都統各派一員御史各派一員專任稽察之責於倉場不無裨益但從前未定更替之期現在各員中有歷至三四年尚未更換者朕思日久因循易生懈怠且或偶有疎虞該員恐干失察因而掩飾彌縫亦未可定著定為三年更換之例屆期各倉一同更替若有接任之員未滿三年即屆更換之期者亦一體更換庶稽察嚴密而瞻顧之弊可免該部即遵諭行

又正藍旗漢軍副都統祖魯奏本旗承辦虧空有應

賠軍需銀兩應不准查免奉

上諭祖魯所奏是凡軍需項下虧空銀兩不准查免屢降諭旨甚為明晰今據祖魯此奏是該旗竟有將軍需二字藏匿而巧借代賠核減等名色以倖邀恩免者一旗如此則他旗可知著交與八旗大臣及該部堂官詳細確查若有似此情弊其已經朦混邀免者著即查叅其現查造冊尚未具奏者即行刪除免其叅處

二十日吏部將各部院保送員外郎人員帶領引

見奉

上諭福壽七達俱係俸淺之員若即實授員外郎旋可陞
用郎中未免太速福壽著以主事銜署理藩院員外郎
事七達著以主事銜署戶部員外郎事俟三年後辦事
稱職該堂官具奏請旨實授伊等主事員缺照例開選
至欽天監保送之監副永安不過通曉歷法於部務未
必諳練不稱保舉嗣後保送部員時欽天監官員不必
保送

二十一日護軍統領滿泰奏出征之護軍叅領兼嚮導官石圖等誤領雙俸請按季扣還奉

上諭前因嚮導官出外行走之處甚多是以給與雙俸數年以來朕並未出巡嚮導官在家不應坐食雙俸至於出征嚮導官其員缺並未另補乃亦給與雙俸滿泰等瞻徇多年至今始奏稱出征嚮導官誤領雙俸請將伊等俸餉坐扣還項殊屬悖謬此應還雙俸即著落辦理錯悞之嚮導總管塞爾弼滿泰蘇爾鼐等將伊等俸銀

俸米坐扣還項其嚮導官給與雙俸之處俱著停止如有稔知路徑詳記地名於嚮導任効力行走者著嚮導總管保奏給與雙俸嗣後著嚮導人員俱加意學習如二三年後嚮導人員仍有不知地名路徑者朕惟嚮導總管是問

二十二日奉

上諭

壇

廟乃闕祭典之處俱當潔淨嚴肅

太廟

社稷更宜恭敬故派太監等專責以掃除之事又派旗員輪班看守若非祭祀之日一應官員不許擅入原係定例近聞在內住宿之太監等將伊等親友縱令出入行走看守之旗員亦將朋友引入廊院乘涼此皆平日懈弛之所致也著交禮部太常寺嚴查禁止割草之人令太常寺酌量選擇數名令其敬謹除治並交與內務府御

史等不時詳查如有容留閑散人等推故混入者即行指名題叅嚴加治罪如仍前懈弛經朕聞知定將禮部太常寺堂官及御史等一併交部議處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旨曉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來凡以嘉祥入告者朕皆屏拒弗納而各省之瑞穀嘉禾誕降者甚多悉令停其進獻蓋欲天下臣民共敦實行不尚儀文以為敬

天勤民之本也今據總兵官楊凱奏報鎮筵紅苗甫經嚮化今年苗民所種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疇遍野及至秋成則皆雙穗三穗四五六穗不等萬畝皆然苗民額手歡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奇瑞又據侍郎蔣洞奏報高臺縣屬雙樹墩地方在鎮夷堡口外自開墾以來人烟日盛今歲秋成粟穀挺秀有一本之內枝抽十餘穗者有一穗之上叢生五六穗者屯農共訝為奇觀稱為盛事等語朕思苗疆播種乃夷民務本之先資遠徼屯田

關邊塞軍儲之重計今值經營伊始欣逢瑞穀呈祥且地廣穗多超越於見聞紀載之外仰見

天心眷佑錫福方來苗民之樂利可期軍旅之糗糧有賴此非空言祥瑞而無濟於實用者可比朕心不勝感慶在廷臣工莫不有撫綏苗衆籌邊足食之心聞之定為色喜是以將楊凱蔣洞奏摺及穀本圖樣發出共觀之

二十七日諸王大臣等奏賀

景陵瑞芝並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今歲元旦立春喜遇四寅仰蒙

上天特賜盈尺之瑞雪朕心感慶期與臣民共相黽勉自春及秋直省地方雨暘時若除直隸江南近水數縣河水有漲溢之處陝西數縣得雨稍遲外其餘則甘霖應候禾稼豐登雖不敢遽稱大有之年而各省年穀順成大率相類誠為罕覯此

上天

聖祖賜祐國家顯然昭著者今當萬寶告成之候西師報捷

之時欣覩瑞芝九本產於

景陵寶城最近之山屈指數年以來三秀之瑞已經四見實

乃

上天恩賜以表章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欲使中外臣民咸知樂利養恬共享昇平
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所留貽非偶然也據此則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史
館昭示中外於理應行至謂朕純孝所感朕實愧不克

當並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十八